

附近的人都知道在玉屏鄉有一座蛇園，園中住了一位神秘的獨眼博士，他孤獨安詳的的生活着，不喜歡別人去接觸他或了解他。若有人爲了好奇去接近他，這位獨眼博士就會大吼大叫，聲音要放出最毒的蛇來對付，因此沒有人敢拿生命去開玩笑，日子一久，蛇園已漸漸被大家淡忘了。

有一年春末夏初的時候，一個年輕人提着一個手提箱，自稱是蛇園主人的獨生子，非要和多多年不見的父親見上一面不可，這倒又引起大家的興趣。

“這真是新鮮的事，獨眼博士一向獨居，那裏冒出一個兒子來。”

“怪呀！我看八成他兒子是來繼承蛇園的。”

“蛇園又不是一項巨大的財產，有甚麼價值呢？”

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在猜測，年輕人也不願作說明，拿着地圖自己尋向了蛇園，途中有不少好奇的眼光望着他？他也聽不在乎。快要到達蛇園的時候，他拿出了一個口哨吹了幾下，然後坐下了下來，向四周望了望，緊接着那獨眼博士出現了，破口大罵，指責年輕人不該驚動了他飼養的蛇羣，年輕人連聲道歉，並口口聲聲叫着：“爸爸！爸爸！我回來了。我回來了。”

## 蛇園怪事



“哼！誰是你爸爸，我非要好好教訓你不可。”獨眼博士伸手揪住了一年輕人的衣服，狠狠的說：“我要把你拖去餵我飼養的最最大一條毒蛇。”

年輕人高喊救命，卻還是被拖進了進去，霎時蛇園又恢復了原有的沉寂與寧靜。因爲好久不見那年輕人的踪影，

大家猜想一定是凶多吉少，年輕人恐怕已葬身蛇腹中了。

有兩個小朋友，一個叫國榮，一個叫家凱，他們對蛇園這件事十分好奇。

“蛇園真的有許多蛇嗎？那個獨眼博士真的是一個人過日子嗎？年輕人真的被蛇吞食了嗎？”一連串的問題在國榮和家凱小小的心靈中展開了，想得越多，對於蛇園的一切就更加有着興趣，國榮和家凱利用課餘的時間去查詢觀查蛇園，一連好幾天都是毫無所獲。直到有一天傍晚，終於看到有人出現，國榮和家凱都肯定那就是年輕人，他的手仍然提着一個手提箱，東張西望了一會兒，從另外一條路走了。

“那年輕人根本沒有被蛇吞食，他居然活着走出了蛇園，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？”國榮對家凱說。

家凱點了點頭，自語着：“我想這蛇園裏一定有神奇的事，不被大家所知。”

“我們利用這個機會進入蛇

園看個究竟好不好嗎？”

“我們到底怎麼進去？”家凱問。

只見國榮從袋子裏拿出了幾個小皮球，一個一個投向了蛇園，然後拉着家凱的手迅速離開。

“今天天色已晚，明天我們假藉撿球的名義再來。”

國榮和家凱真的又在第二天相約來到了蛇園，一眼望去，蛇園的面積不大不小，給人一種陰森恐怖的感覺，家凱到底比國榮小幾歲，見識不多，膽子也小，一步一步尾隨着國榮進入了蛇園。

“不要害怕，我們是來撿球的。”國榮一直安慰着家凱。

小心翼翼的走着，一個皮球也沒有撿到，而且連一條蛇也沒有看到。將要走近那一幢黑色的小木屋時，家凱索性裏足不前了，他想木屋裏一定有許多許多的蛇，好可怕啊！他的手脚都在冒冷汗，國榮的膽子比較大，他一個人大步走來接近小木屋。忽然間，小木屋的門打開了，出來的是那獨眼博士，家凱拔腿想跑，卻失去了力氣，倒是國榮比較鎮定，正要開口，那獨眼博士卻咆哮了起來：“你們這兩個小鬼，居然大膽闖進了我的蛇園，看我怎樣教訓你們！”

“不！不！我們是來撿球的。”國榮忙作解釋。

“撿球？哈哈，你們別想撿到球了，因為你們的球早已被我的蛇給活吞了。”獨眼博士轉身回屋，立刻拖出了一條好大的蛇，脊背處有好幾個突出來的地方，顯然皮球真的被蛇給吞下去了，獨眼博士得意地說：“這是給你們看的最好證據，我的蛇能為我做任何的事，現在

我就命令牠來咬死你們。”

“哇！”的一聲，家凱嚇哭了，國榮只好請求獨眼博士放了他們，發誓從此以後絕不再私自偷入蛇園。

獨眼博士一連又說了好多可怕的話，一面又去拖了好多條蛇出來嚇唬國榮和家凱說：“如果你們敢再進入蛇園，我非要命令這些蛇咬破你們的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巴，最後活活吞掉你們。”

“我們絕不敢再來了。”國榮也有些怕了。

“好吧！記住，今天我放了你們，但是不許對任何人說起在這裏發生的任何事。”獨眼博士用手一揮，不耐煩的走進屋裏去了。

國榮拉着家凱頭也不回的跑走了，這一次他們確實受到了驚嚇，又不敢直接告訴父母，就在一次作文課裏，恰巧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是“一件奇怪的事”，國榮就把蛇園的一段奇遇寫了上去，沒想到引起了老師的注意，特別把國榮叫到辦公室問明了這件事，國榮只好一五一十說了出去。

“我也聽說過蛇園。”老師說：“卻想不到有這樣的事。”

從此老師也注意起蛇園，並暗中向警察局報告，請求協助查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

經過多方而的追查，終於有了線索和答案，蛇園的確有不少的蛇，但是牠們的毒牙已被拔除，還有一部分根本是無毒的蛇，獨眼博士實際的身分是一名通緝犯，他故意化妝了一番，使人認不出他，接着又在蛇園的木屋裏製造毒品假藥販賣，原先那手提箱子的年輕人是正是跟他一夥的，負責運送原料和運出成品，結果都被一網打盡。